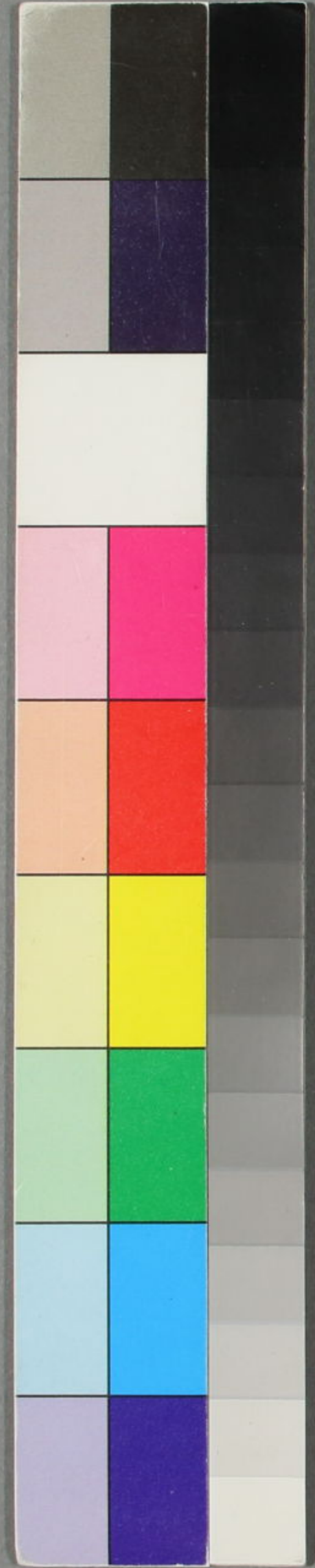


五梅溪全集

和.6
1.081
6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二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銓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趙文徽嘉猷校

序

蔡端明文集序

文以氣為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為七篇仁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為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觚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

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國朝四葉文章
尤盛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莆
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剛
氣所激尤見於責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曆聖
德頌師魯則見於願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於
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必
無未見剛之嘆而乃同出於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
其盛也夫以臺諫之風采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自侍從
而下奔走伺候其門者紛然也文正鄱陽之貶余尹歐
旣與之同罪矣蔡公乃於四賢相繼黜謫之後形於歌
詩而斥爲不肖羞其見縉紳之面而辱甚市朝之撻則
公之剛又可知也某初見其詩於張唐英所撰仁宗政
要甚歎慕之其後見公文集乃沒而不載竊以爲恨乾
道四年冬得郡溫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顧嘆而
不忍去入境訪公遺迹則首見所謂萬安橋者與大書
深刻之記爭雄且深惜其有濟川之才而不至於大用
登愛松堂九日山則又見公之詩與其真蹟猶在凜然
有生意如見其正顏色坐黃堂時也蓋公至和嘉祐間
嘗兩守是邦至今泉人稱太守之賢者必以公爲首求
其遺文則郡與學皆無之可謂缺典矣於是移書興化
守鍾離君松傅君自得訪於故家而得其善本教授蔣
君雖與公同邑而深慕其爲人手校正之鈔板於郡庠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六十一
得古律詩三百七十奏議六十四雜文五百八十四而以四賢一不肖詩置諸卷首與奏議之切直舊所不載者悉編之比他集爲最全且屬予序之予曰端明公文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遒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爲主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爲謇諤之臣出則爲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學之者宜先涵養吾胸中之浩然則發而爲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五年十月永嘉
王某叙

南浦老人詩集序

紹興壬子秋南浦翁喪于橫陽訃至某哭之悲已而發囊中得其遺稿有詩數十首皆手所親書視之歎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不復見此翁矣此稿其典刑乎某恨生太晚不及識翁壯年時見鄉人言翁昔年豪氣可掬常坐屈輩行直出其上有不可其意輒以氣排之簡世俗輩視之若無人性嗜酒不治生事晚年偃蹇不遇家貧無資餽粥是累東投西馳有酸寒可憐態前日之氣使然也子不見去時得一醉揚眉瞬目高談雄辨尚有壯年之風某年少狂妄幸得以詩酒與翁接獲陪緒餘之論乘間以鄉人語問之翁微頷而笑予又問昔年製作尚能記否翁曰盡亡矣吾壯年不獨豪於氣亦豪於詩今日氣窮詩亦然也予悲其言翁雖老作詩

不輟一日常不下數首皆信口成不加鍛鍊而有自然氣象然隨作隨亡不復顧惜予既一二年與之游懼其老而死不可復得屢求之一日以稿示予皆近作予藏之歲餘而翁死遂出之合平日所記與兒曹所傳錄成一集然尚有恨者所得止暮年之一二多窮愁壹鬱之氣壯年豪邁語無一字畱吁可惜哉翁姓劉諱光字謙仲本南浦人久寓居樂清鄉人以其老也呼之曰老劉予命其集曰南浦老人集

潛澗巖閣梨文集序

某始總角見祖母賈常道其兄巖閣梨之爲人必繼之以歔歔涕泣某幼而未識之也及稍成童出游鄉校見先輩老成多能道其事且稱其文翰俱妙不獨冠絕於其徒往往吾儒中亦鮮能及者某時既聞其言而得其爲人且私慕之恨予生之晚不及一見焉迨今又十年餘始獲見其詩文嗚呼師真非常人惜乎遯迹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游推揚而夸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某見古之隱者逃名而名益彰晦身而身益顯是無他有賢士大夫推揚而夸大之也佛之徒本無求於世真所謂逃名而晦身者然古之高僧皆能垂名於不朽蓋其所與游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采李唐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文暢皎然之徒其所與游則王逸少謝安右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韋應物諸公皆一時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十一
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爲輕重遂能使幽潛隱遁之迹藹然發揮於當世而垂耀於無窮以師之聰明高學卓然過人使得王謝之徒與之游假其吹噓獎拔之力則聲名振世未必不如古之高人也師嘗作温州開元天王殿記文詞雄偉膾炙人口有俞清老者一時名士見而嘆服以書來告曰不意今人中復見古人也然其人譽望非安石逸少諸公比亦不能成師之名師少出遊江湖歷徧山川飛錫帝都振衣嵩洛覽古人之遺迹徘徊於其間然其志節甚高未嘗自屈以求王公大人之知己其言有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旣而還東嘉隱潛澗誅茅結廬於山林間賦詩鼓琴以自娛顧世莫已知者其詩有欲言重嘆無余和之句某一讀而三悲之師之沒今二十三年矣平生遺文甚多旋已遺亡某頃游明慶訪師之舊廬而求其遺文師之弟子曰宗要者某之叔父也得其古律詩雜文通數十篇爲一卷出以相示某旣自五歲而知師之名十歲而愛慕其爲人又歎其不遇知己而沒世無聞今喜見其文如見其人遂丐以歸又自顧晚學小子無聲名勢力可以動人能重師之文於世姑叙而藏之以俟知者師名處嚴字伯威其詩醇厚典實不尚浮靡他文皆如之紹興甲寅仲冬望日序

劉方叔待評集序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二
昔人有遠行者將由越而之燕膏車秣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首南望自以爲遠矣俛仰前途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首南望益以爲遠而前途猶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于魏又至于河洛之間其途始半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于秦又遠至于越南望益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至燕然後解車休馬徜徉四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歎息知天下之遠有窮平生之力終不能至者也昔漢有張騫者最善行嘗持使節通西域泛靈槎窮河源此其遠又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由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超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畫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車望吳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覩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邂逅于蕭峯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叔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作其詞益加於前予益歎服今春訪予又示予以待評

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比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間見方叔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叔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文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叔昔日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叔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予未可評也方叔之詩譬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間異日昇崑崙之巔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平方叔方叔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

送吳教授秉信歸省序

四明吳先生名世鉅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青衫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知先生之賢延爲蓮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事談笑間而邦人陰受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鶚書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羽儀天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獨念慈親在堂鬢髮垂素慨然興歎揖諸生而歸于是邦之士庶至於縉紳之徒緇黃之流詣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歎息以爲賢於古人遠矣昔季子佩印於洛陽買臣衣錦於會稽長卿驅馬而入蜀二疏聯轡而出關天下至今傳之以爲

榮然是歸也富貴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淵明尋
三徑之秋菊季膺思千里之尊鱸賀老踈狂於鑑湖李
愿徜徉於盤谷天下稱之以爲高然是歸也隱者之歸
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先生之心以爲印綬之榮不若
吾綵衣之戲禽魚之樂不若吾羊棗之養今日之歸大
有功于風教矣豈直以富貴而誇鄉閭高尚而傲世俗
哉雖然古人蓋有以志事親者不必朝夕在乎左右也
節行脩於身政事理于官功德及于民聲名聞于後則
其身雖在千里之遠而其心不啻若左右之樂也吾知
先生朝而歸暮而復來乎不然必爲蒼生而起天下皆
受其賜也某海角賤生方獲樞衣坐隅執弟子禮而先
生行矣瞻戀爲如何耶于是序其事又從而歌之曰歸
去來兮先生胡爲而歸陟彼高崗白雲孤飛先生胡爲
乎不歸先生歸兮何時來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胡
爲乎不來泮宮峩峩泮水洋洋先生來兮芹芳藻香先
生去兮鸞飛鳳翔

送表叔賈元範赴省試序

某嘗謂古之取士先德行後之取士尚文藝雖人事若
不同科而天理未容或異以德行取士人事固與天理
合以文藝取士人事固與天理違然天理默行於人事
間世有莫得而知者唐王勃楊炯之徒以文章號爲四
傑而德行無取焉裴行儉初見之已不許其遠到且謂

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四子訖如其言行儉非神也而能料人如許其必以天理卜之乎由是知科舉取士雖專在文藝間然由文藝進者必德行副之斯可致遠大之地吾鄉先生賈公其文藝德行兼長者與早歲蜚聲太學名上賢書久矣天欲大其器而晚成之淹徊且二十載隱居鹿岩行誼卓絕月旦鄉評及行道之語咸謂先生陰德在人天必相之年今且五十以免舉赴春闈政天相先生時也豈不見其眉間黃氣乎天理已著見于此自今而後學者知德行可取富貴不專尚齷齪文藝矣某旣著爲天理說且拭目以待欲驗斯言之不妄云

送吳翼萬庠赴省試序

韓退之作師說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弟子予初怪其言謂師者人之模範寧有不弟子如耶紹興甲子予闢館梅溪朋友以予年居其先妄以師席見推執卷而從者四十人常月較其文用三等以品第之其間穎然以才名稱者十餘輩齒頰鏘鏘類能道驚人語予踈繆反資其發藥者居多然後知退之言爲不妄是歲朝廷修三載故事下詔取士予欣然對鄉人語吾徒其必有人乎旣而有燕巢于堂形如品字識者知其爲祥是秋萬子庠中鄉選徐子大亨中國學選吳子翼中同文館選一時物論咸推梅溪爲盛事且二三子尤予平

昔游揚侈大號爲上游者予用是竊知人之名冬十一月同舍展餞禮時徐子居賢闕獨吳子萬子預焉酒三行予祝之曰昔公孫弘以賢良召轅固生謂之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今二子將戰藝春闈射策天庭當不負平日所學公孫不用轅生言以阿合取容雖能哀然爲舉首用布衣取封侯君子不貴焉子慎無忽吾言西行見徐子問訊無恙外道予語告之果能如張籍不叛退之否明年之夏綠槐夾道拂面薰風有青衫少年聯騎而歸天香滿袖喜氣津津出眉宇間過我於梅溪者其三子乎

送葉秀才序

吾鄉誼理之學甲於東南先生長者聞道于前以其師友之淵源見于言語文字間無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自得以詔後學士子群居學校戰藝場屋筆橫渠而口伊洛者紛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貴其身光大其門者往往多自此塗出可謂盛矣然君子之學爲道小人之學爲利談誼理而謀青紫果爲道乎爲利乎吾聞洙泗之徒有堂堂乎張者欲學干祿夫子不以其祿之不可干而闢之也而告之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古人之學也謹言行而祿自至修天爵而人爵自從所謂誼理者在是予假守楚東鄉人葉生處和者亦客游是邦每暇日過予于郡齋音瑯然而可聽議論粲然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二
而成文叩其所蘊皆吾鄉師友淵源之學也處和早喪
二親能刻苦自立友愛諸弟急難之念不頃刻忘懷其
所爲學豈口耳云者今將之武林就秋試求贈言以行
吾謂生之學問議論文采取一第不足道贈人以言而
勉之科第是亦利而已矣何異市井相與言耶若夫謹
言行而祿在其中修天爵而人爵從孔孟所謂義理者
在是恩子之第雖不足道亦不能外是而得之也敢不
以告乾道乙酉五月二十五日永嘉王某序

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韓退之之留孟東野也其詩有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
詩長恨一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

蹤某初疑退之言爲夸及觀城南諸聯句豪健險怪其
筆力畧相當使李杜復生未必不引避路鞭也然後知
復躡之語爲非過又讀其末章有曰吾願身爲雲東野
變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于是又知
二公心相如氣味相得至欲相與爲雲龍而不忍有離
別真可謂古之善交者某丙子冬與繡川喻叔奇同舍
上庠一見如故明年同登太常第又明年贊幕會稽叔
奇來遊大帥王公嘉其爲人屈以攝職予遂獲朝夕焉
論文賦詩相得愈厚盍簪纔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叔
奇之詩清新雅健有晉宋風味得韓公之豪無東野之
寒予不逮遠甚然予二人者有唱必酬殆亡虛日樽酒

細論文之外語不及他亦庶幾復躡古作者蹤矣會叔奇赴官桐川行甚遽予惘然惜別行觴旣開驪駒在門于是誦醉留之篇雲龍之句呂贈之至若清白呂處已忠勤以蒞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茲固叔奇素學而優爲者亦某之所素期而深望者姑小試于筮仕之初奉呂周旋于終身出處行藏之際其爲復躡古人之蹤又不止乎絺章繪句間也叔奇勉之紹興戊寅吉日東嘉王某序

游天衣詩序

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官游于越者黎明戒裝集于賀監之故居天氣旣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蠡城之南道乎稽山之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岩萬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靜深山轉徑迂烟藹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鐘磬聲出乎翠微之端蓋天衣寺也十峰堆秀雙澗涵碧朝陽法華二峰尤蒼然蘄絕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李公垂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尚無恙有化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鳥故事緇徒頗能道之方杖屨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旣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遊群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詩不就者十有六人豈若吾儕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洪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二
之酒乃楚元之醴也歡其可以不記於是舉白飛觴唱
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僧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
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晚集於泮宮飲文
字也初登山某首賦一章同行卽席而和旣而吟咏者
多不記篇目遂列書於招提諸公命某序之

淵源堂十二詩序

剡溪周君闢家塾於居第之前有堂有軒其數偶有館
有室有池其數奇有齋焉其數象五行通而計之其數
象十有二月命客王某名之某采汝南家訓名其堂之
中者曰淵源且記之矣其十有一咸采名於杜詩淵源
堂之右廡有堂焉賓主論文之所也名曰細論取重與

細論文句由細論堂而北有軒焉頗幽邃植岩桂一本
以宜之名曰宜桂取宜人獨桂林句由淵源堂而西有
軒焉其景物絕瀟洒而人稱之名曰蘊秀取剡溪蘊秀
異句由淵源堂而東有館焉主人處予於其間予之來
也修同舍之好名曰同襟取時赴鄭老同襟期句宜桂
軒之內有齋焉書籍粗修足以自娛名曰富學取學業
醇儒富句蘊秀軒之內有齋焉吾同舍日擿藻於其間
名曰輝聲取自怪一日聲輝赫句同襟館之側有齋焉
虛而曠可以群居名曰集彥取且隨群彥集句淵源堂
之左廡有齋焉主人擇士以誨蘭玉之少者名曰擢秀
取偶然擢秀非難取句入門而左有齋焉常虛之會有

遠方之士至主人館焉其來如歸名曰恢義取首唱恢
大義句蘊秀軒之隅有丈室可坐二人名曰蘭馨取
春蘭馨句細論堂之前有方池名曰足鯉實無鯉也
蓋寓意焉予謂人生聚散無常豈能長論文於此堂耶
異日尺素之傳有望於雙鯉故取池中足鯉魚句且戒
其勿爲高詹事也既名之矣又賦十二詩詩二十字以
淵源堂爲首目曰淵源堂十二詩而識之以序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三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銓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鮑昌國從登校

記

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合內外初無華夷邇遐之間不幸無時與位
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之主儒學名世之臣以主
盟吾道樂育人才爲已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遐
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於晚周之魯木鐸之教止行乎
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爾嘗
慨然欲居九夷淺人不知其志詆以爲陋嗚呼使夫子

居之何異坐杏壇之上化雉跖爲冠裳變鳩舌爲絃歌
濟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炎漢李唐之君尚文
崇儒文翁常袞以儒爲郡咸能興學宮登諸生授以詩
書丕變蜀閩同風洙泗惟南粵去王都爲最遠至仁如
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間雖號爲一統然德薄化
淺聲教不能暨朔南岳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
如宋廣平咸著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衰衣博帶
射策決科之士不能與閩蜀侔盛也宋興混一海宇臣
妾僭僞南海四世之劉面縛闕下赦而不誅變汙染之
俗爲禮義之地慶曆間詔天下立學番禺僅能修夫子
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學於郡之東南隅熙寧初
徙於西紹聖初守臣章燾改創新學然規模未宏不足
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
公茂良自憲臺爲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
丁釋奠於先聖先師顧瞻祠宇庠陋楹桷頽圯繪像不
如禮豆籩簋簠無餘地可陳廊廡迫隘至不容折旋講
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喟然謂諸生曰治孰
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卽番山之址以爲堂閣御
書於其上東西十一筵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
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
縣學於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飾煥然侈於
他所門以櫺星繚以周垣大江橫其前協泮水之制費

出激賞公庫樽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羨緡斂不民及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禮以落之明年公召還道溫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爲我記其畧某與公嘗同事史館稔知其爲人貌和氣平蓋一謹厚者耳及爲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儉甚力視棄官爵如脫敝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行其所學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宮以教之可謂儒者矣郡博士日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間移孝爲忠盡臣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帥所以教化作成者異日揚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冊如張曲江姜日南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抗衡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興化人今爲江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王某記

夔州新修諸葛武侯祠堂記

益與夔皆祠諸葛丞相並見於杜少陵詩錦官城外柏森森者益也卧龍無首對江濱者夔也夔故永安縣據三峽上流水有瞿塘灩澦山有赤甲白鹽形勢險天下丞相昔與先主屯兵講武控扼吳魏經營中原之所有八陣圖永安宮卧龍山遺跡在焉祀而廟食宜矣然祠在州之南隅地非爽塏巷無喬木堂廡庠陋丹青黜剝

祀事弗嚴無異乎虫蛇穿畫壁時僅免無首而已吁可
歎也前帥紫微舍人張公震嘗立新祠於卧龍命緇徒
奉之而城中之祠未暇修豈留以有待耶乾道改元某
被命自番禺夔時方請祠力甚俄一夕夢觀八陣豈丞
相精誠默有以告之十有一月至郡首謁祠下誅之以
文曰丞相忠武蜀之伊吕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
中三顧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
才十曹丕志少寰宇假令母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
樂宜許寧使英雄隋淚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因命
工葺之廟貌一新闢路植木榜其坊曰卧龍明年二月
辛卯告成帥同僚祀之嗚呼公之生也能使其君委國
託孤而不疑其歿也能使洶湧江流不轉千載之石然
遺像缺落未嘗一出禍福以驚動之益足以見其聰明
正直不顯其靈於土木偶以求人之敬畏殆非柳之羅
池比也今夔之二祠相繼鼎新郡人四時香火牲牢酒
醴之奉有加而不怠盛德百世之祀益章可以一洗江
濱異代之耻無愧乎錦官城矣於是乎書七月二十七
日永嘉王某記

夔州新遷諸葛武侯祠堂記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
刻以考其歲月之始見于圖經者畧焉在隋唐時治白
帝史於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於茲乎某蒞事

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嘆廟宇之弗稱他事未
逮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於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
民居汗渠糞壤混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家非
所以妥靈而崇祀也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
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
宛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也據爽塏狀如屏宮
之北有水曰清瀼瀼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
灑瀕入于峽峽口有山卓然立乎群峰之外者白鹽也
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
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
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誠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祀之亦
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而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
於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
廡萬椽南門于臺又門于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
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於左右以諸作者詩
文次之乾道三年四月壬午告成詩以祀之詞曰

白鹽峙天兮灑瀕屹江風雲慘淡兮翱翔卧龍龍千
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
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
惚恍駕空虛兮雲爲馭臣東朝兮主兩顧魚得水而
相忘兮事無今古儼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
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

合於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顏范祠堂記

聖賢有同時而生得同時而祀者勾龍棄同祀於壇
爲社稷之佐周公孔子同祀於學爲先聖先師顏子孟
子同配食於文宣王之廟功同道同時不必同也唐顏
文忠公國朝范文正公時異道同者歟忠孝之性仁誼
之學文武兼資之才正色立朝見危致命毅然不可奪
之大節特書大書于史如出一身使其易地范必能捐
軀死難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顏必能破西賊之膽威
而臣之爲慶曆頌中夔嶠也又皆以直道不容出守於
饒遺愛在民至今饒人語太守之賢者必以二公爲首

歲時祀之不絕隆興甲申秋七月某初至郡訪二公之
像或卑居乎老氏之宮或雜處乎九賢之堂廟貌不稱
祀事弗虔於典爲缺郡圃有堂名慶朔文正所建也遂
卽堂以祀堂之右有宇而虛命工葺之塑二像合爲一
祠以時之先後而左右焉書二傳於壁後十一月丙寅
帥同僚祀之歌曰

宋唐相望三百年堂堂顏范兩鉅賢文武忠孝名節
全方雖哮噬萬無前二十四郡惟平原首唱大義扶
危顛朝廷草昧官鷹鷂膽落邪佞驚梟鳶鬼質下拜
心瞿然殞身賊手命乃天一門忠義有二難凌烟閣
上兄常山英烈言言光簡編銀鈎鐵畫餘剛堅致君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三
堯舜書萬言樂後天下憂則先立朝蹇蹇心惓惓邪
者我仇屢左遷夏童擾邊躬橐鞬談笑爲國臣腥羶
閣開天章策治安誰吾與者杜富韓風采稜稜四諫
官徂徠頌配崧高篇山高水長大名傳吳頭楚尾鄱
江邊其棠遺愛清芬聯如秋桂菊春蘭荃像而祠之
敢不虔黍稷蘋蘩羞豆籩一杯薄薦清灣泉公乎爲
神爲飛仙假令而在當執鞭凡百君子宜勉旃

寇忠愍公巴東祠記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
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而賦詠之亦足以見焉國朝
太平興國中寇萊公爲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
日橫之句識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知是
詩本出於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析而增之應物雖能道
是語而官止郡刺史不見於設施殆不過爲詩人之詩
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因其
已試之效而爲是附會之說耶蓋公雅存濟世之心與
舟橫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意而賦
之言發諸口而肺肝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之吉
凶禍福皆不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爲是邑時年方踰冠
有愛在民世呼爲寇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言景
德澶淵之功尤爲雋偉方契丹入寇中外洶洶當時苟
從建議之臣幸蜀江南則寇馬不止於飲河洛而三光

五嶽之氣必分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鑿輿一動醜金自斃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較其功烈與傅岩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沉晚節爲奸邪所擠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哀之某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在焉因賦詩弔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風亭尚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嘆尉王寧孫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寧孫卽亭祠之旣成以其圖來令毛君恕集公詩百餘篇并刻予詩以寄予平生欣慕公之爲人每嘆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分裂耶公之事固予所樂書尚奚俟乎再三之請然巴東故祠廢而復興殘編斷藁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更生雖發端於予而卒成就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以不書乾道二年八月朔永嘉王某記

唐質肅公祠記

予始聞夷陵巴東之名意其爲邑必壯自親適其地則皆叢爾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以著曰昔寇萊公歐陽文忠公嘗令二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異於他邦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躅嘆息而去至夔一日登郡之東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令喻君思然曰昔宰是邑亦有如寇歐二公者乎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是皇祐中爲御史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廷擊宰相以

貶天下稱爲真御史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寧中首言王臨川不可大用及叅大政奮然與爭是非於天子前而氣不爲之屈至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稱爲正人者乎吾夫子嘆未見剛者唐公非剛者與名節凜然固無媿乎忠愍決澶淵之策文忠移司諫之書也其令是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天覺嘗筆之於墓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歟令聞之慨然不謀於僚不役於民卽廳事之東隅易亭爲祠求畫像於江陵得之於故家丹青一新儼然如生觀者莫不起敬如見其冠豸觸邪正色立朝時也且丐予記其事予謂質肅公之高名大節固已特書大書於國史何以記爲然是邑賴公而重有不可不書者令蜀人捫膝先生子也有家學治邑有能聲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乾道二年二月永嘉王某記

思賢閣記

番陽廳事之東偏有堂曰平政堂之北有閣曰芝秀郡以芝名者四廳之後堂曰玉芝驛與門曰靈芝及是閣是也皆因芝山以名然亦繁且複矣堂世傳文正范公所名雖百世不可易是閣名與堂類宜易之閣北瞰郡圃春有百卉有游人鳥有幽聲夏有濃綠有清風蟬嘒嘒有新聲秋有踈林宜夕陽宜月冬有茂松宜雪中觀宜風雨中聽然皆不足以名有九賢堂四賢堂在焉園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三
林乃其遺躅也花卉皆其甘棠也茂松雪月乃其高風
餘韻也噪而靜鳴而幽乃其吟咏中景物也登其閣思
人遂名之曰思賢予不才至郡且期矣日坐平政堂儻
精神於案牘間不能使吏之不吾欺懼政之不平而有
媿於斯堂也則登是閣而寓目焉思賢也訟理政平庶
民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是將何術以致之此
予之所以思亦後人之所宜思也語曰見賢思齊焉群
賢不復見矣悠悠我思於是乎書乾道元年夏五月二
十八日東嘉王某記

瀟洒齋記

思賢閣之下有齋方丈餘北鄉前有隙地僅一畝疊石
百拳鑿沼一泓有喬木數株藤蔓絡之蒼然而古雜以
桃李橘柚衆芳之植濃陰幽香清逼燕寢東望砌臺西
接玉芝北臨郡圃隔以垣墻幽然有山林氣象宜琴宜
碁宜飲酒賦詩簿書獄訟止於平政堂齋中不知也采
文正范公郡齋卽事詩名之曰瀟洒公初爲睦州有瀟
洒桐廬郡十詩郡人嘗以瀟洒名亭矣及爲是州又有
齋中瀟洒過禪師句詩言志公所至以瀟洒見於詩章
則胸中之瀟洒可知也讀郡齋詩至半雨黃華一江明
月之句則知公之瀟洒於一齋矣讀桐廬十詩至使君
無一事心共白雲空則知公之瀟洒於一郡矣讀區別
妍媸削平禍亂之賦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之記與萬言書則其正色立朝之風采仗鉞分閫之威名經世佐王之大畧是皆推胸中瀟洒之蘊而見之于爲天下國家之大者也讀嚴陵祠堂記至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又知公與子陵雖出處之迹不同易地則皆然山高水長非特子陵之瀟洒亦公之瀟洒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是以名齋乾道元年六月朔日東嘉王某記

泉州新修北樓記

溫陵之有北樓猶武昌之有南樓也樓閣臺榭之在天
下以南北名者多矣而二樓之名獨著得非因人而重
耶南樓以庾公重北樓以歐陽四門重然庾有污人之
塵君子耻道之不若歐陽氏以一代文傑聯名韓李諸
公真足以重茲樓也予乾道四年冬十月至郡越數日
策杖州宅之北有屋將壓邪衆木以支之詢之乃北樓
也惕焉不敢睨矧敢登有碑塵如積漫不可讀乃四門
所作之記歎息久之郡舍老而敝宜修者非一椽然莫
急於茲樓也第視事之始方問民疾苦土木之役非敢
先郡多颶風日惟傾覆是懼明年春二月建貢院秋八
月落成得餘材始命工葺之冬十有一月丁卯董役者
以訖工告與同僚三四輩登而四顧山川城郭之富盡
在目中亦一州之壯觀也旣相與賦詩又爲之詞曰

閩南有州 北墉有樓 席侯肇謀 發揮以文

樓乃有聞 歐陽四門 載建載修 克紹遠猷

鄭呂二侯 政和間鄭南建紹興間呂用中重建 歲月浸久 楹腐桷朽

伊予來守 偶歲之豐 時定之中 廼鳩爾工

材卽其餘 費節其虛 踰月如初 泉山之狀

桐城之壯 可登以望 身焉南極 心焉拱北

守臣憂國 匪邀匪遊 風觀瘼求 守臣登樓

民淳俗樸 菑害不作 登焉斯樂 風俗惰偷

閭閻恨愁 登焉則憂 居而官理 登時民喜

登斯無愧

興化軍林氏重修旌表門閭記

乾道五年春三月直秘閣新福建路轉運副使林公孝

澤自莆陽移書于清源守永嘉王某曰孝澤八世祖攢有至性唐正元間居母喪哀毀甚自延篋以葬廬於墓有白鳥甘露之祥時則有歐陽四門詹黃處士璞述之以文德宗詔立闕旌閭先世大其門以侈之嘉祐紹興間因敝而修時則有紫微呂公夏卿今丞相陳公實爲之記逮今二星餘不治且圯孝澤大懼哀瘁不克震耀其光而無以爲子孫訓太守鍾離公松賢而樂善不待請慨然出公帑二十萬葺而新之因其舊而稍加焉莆陽故清源屬邑也孝澤之子案猶子處皆君門下士幸爲我記之某辭蕪陋未獲旣而慮來請益堅屬病未果夏六月又走書以督之某曰孝子之事傳于史文于二

三大手筆矣奚俟乎鄙文若夫孝感之異天報之厚守臣風化之敦與公之顯揚爾祖者則宜有歌詩以發揚之詩曰

大哉孝爲百行先通乎神明光普天聖經千有八百年亦以應感形諸篇李唐中葉正元年有林孝子家莆田喪親五日食不咽手開坎室土自肩塋廬其傍護隧埏恨不殞身赴重泉天聽匪高應昭然瑞氣非雲亦非烟異香馥郁非蘭茝飴蜜匪茸珠匪圓暘中不稀明且堅靈烏皓質來翩翩耳驚目嘆觀肩駢使者來廉迹其汗露隨哭聲洒雲邊詔旌門閭繇賦蠲名書史冊光厥傳年垂四百家聲綿雲來滿門業青

編世登桂籍香名聯八葉有孫壽而賢移以事君忠孝全黃堂主人職承宣鼎新雙闕光厥前宋唐四傑雄文鐫奚止照耀莆山川要令四海皆參騫孰非人子宜勉旃

天香亭記

剡中佳山水爲東南州之眉目汝南周君堯夫得巽塏於剡山之陽挾雙谿之勝而家其上廣廈眈眈在剡爲甲有岩桂數百根皆古木也蒼然成林森然而陰洞然而深闕徑通幽而亭乎其中主人日與客游焉如入宜人之林而夏不知暑如登飛來之峰而香飄自天如騎蟾蜍游兔宮而下視人間世真剡中之絕景也予丙子

冬過剡把酒是亭時堯夫將戰藝南宮予因目之曰天香明年春果擢巍第與予爲同年友堯夫命予記之而未暇逮今七載每移書必及之乃爲之言曰學者方未第志在乎得耳得則喜失則悲故以登科爲化龍爲折桂春風得意看花走馬畫錦還鄉世俗相歆豔曰仙子天上歸也是特布衣之士詫一第以爲天香耳若夫學士大夫所謂香者則不然以不負居職以不欺事君以清白正直立身姓名不汙干進之書足跡不至權貴之門進退以道窮達知命節貫歲寒而流芳後世斯可謂之香矣唐宋璟以芬香勉張說漢李固以糞土視胡廣趙戒名乎名乎科第爵祿云乎哉堯夫筮仕有能聲且挺挺好議論時事遠大未易量予方以名節相期必不省所以名亭者矣堯夫又能樂教難弟諸子皆力學行見棣萼聯芳芝蘭並秀濟濟誥誥天香滿門不止燕山之竇而已然科第之香孰如名節之香堯夫又當躬行以率之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三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四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四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徐 紹希建校

記

四友堂記

家君燕坐乎四友堂某侍側家君曰汝知吾此室之意乎吾言汝書之丈夫之於世窮達之道不同而其所樂一也季子之金印買臣之書錦長卿之駟馬何曾之萬錢古之人得志於當時者之所樂也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之影月古之人不遇於時者之所樂也吾非不欲為得志者之所為而慕窮者之所

宋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四

樂也富貴有命不可幸而致甘心貧賤者士之安於分而樂其生吾之所當行也於是卽所居之宇造方丈之室藏書一笥置酒一壺設榻一張而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故名之曰四友也明窗素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古瞑目攘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於書也清者聖濁者賢寄笑傲於一尊之中而逍遙乎無何有之鄉者此吾之友於酒也及乎書疊牕几興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獨卧訪周公於恍惚之間與蝴蝶悠揚而俱化者此吾之友於榻也烏巾道服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吾之樂也若夫曉色動而窗牖明夕陽盡而燈燭尤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氣襲而書帷温南牕闌而薰風來竹簟設而涼颼生簾幕垂而紅爐然者室中之四時也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得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於是而我忘也彼有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奔走於勢利之門老死於憂樂之塗者吾不爲也語畢某拜而記之

大井記

予始祖五代來自錢塘徙於温州樂清之左原迄今無慮二十房惟吾廬世得先祖始卜之地閱二百年矣家之東南有井焉不知其疏鑿之始其深纔二丈方不踰丈水清而味甘寒于夏而温于冬至歲亢旱他井皆告枯茲獨不竭提甕而汲者駢集也大觀間吾家築新門

遂徙舊門爲井亭作牀以護之植雙桂於南北兩旁名其亭曰投轄皆先人之雅致也宣和辛丑魔寇犯境吾廬數千百椽燎而爲埃惟是亭與門幸而獨存蓋吾家遺迹也是井有三可書當大父之世鄉人號吾居爲大井頭王家井非甚大而以大得名以其大於他井也非吾家大之見大於鄉人爾宣和壬寅大父得疾服藥思鯽魚時方盛暑不可遽致先人憂見顏色遂垂釣於井獲巨鱗予時年十有一侍立井旁親見之井初無魚先人素不善釣蓋孝感也紹興癸亥予闢家塾于井之南朋友歲集焉飲灌洗濯率資其利至庚午季夏群臧夜汲以有光告予往視之果不誣嘗作井光辨以識之矣意謂魚鼈之族鱗甲文理發光于夜或螺胎蚌腹產珠以自照然未可知也必有博物君子辨之者是井有大名有孝感之異有光輝之象其可沒而不書耶且三者皆予耳聞目見之實非誕語也然是井可目曰大曰孝曰光予獨以大名之者先吾祖也作大井記六月二十六日書

代笠亭記

吾家之西北原有田二頃蓋先業也吾季弟昌齡日課農事於其間有雨暘風埃之患蓋焉而手疲屨焉而足蠶蠶面目暴肌體身勞而况惡於是卽田之畔因隙地夷積石創容膝之亭而名以代笠予聞而勞之日子亦

良苦矣然子之志巧於以物代物而子之心樂於以勞
代勞也子少蒙義方之教將以祿代耕一戰賢關偶違
其願懼事親口短而三釜之不逮也退歸于家躬水菽
之養以代之子以二兄日從事乎黃卷不知稼穡之艱
難懼田園將蕪百指不能以自活也遂和淵明之詩賦
勸農之章躬隴畝之勞以代之朝東臯莫西疇厭春雨
秋陽上笠下屨之縻手足也遂作亭以代之此子巧於
以物代物樂於以勞代勞而孝弟之道實寓乎此亭也
吾家多難生事蕭然親喪在殯窻窻之奉未畢正人子
痛心之時子於勞苦蓋有不得而辭者矣然子於耕稼
之餘手不廢卷日與竹先生昌齡日硯籃
日竹先生毛穎陶泓諸
子從游於是亭而深得書林藝圃之趣他日登金門上
玉堂則當為天子代言之士移劓畝所樂之道而論之
於廣廈之間則當為代天秩物之事子之以物代物也
其智愈大其以勞代勞也又將移孝而忠矣奚止以一
亭代笠而已哉吾弟勉之兄某記

淵源堂記

先儒孟子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
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說者因孟子之言而論
淵源之學謂本乎自得非師友傳授之可能嗚呼是見
孟子之言而不究孟子之不必言也夫欲造道於未得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四
四
之前而不資諸師友可乎必深造而後能自得非孟子
有所不能言未有舍師友而自能深造者此又孟子之
所不必言也孟子知性爲善知道莫大乎仁義發其素
蘊著爲七篇之書蓋其自得是如此者然考其師友淵
源豈無所自與世之學者多矣而自得者鮮蓋由誤觀
孟子之書而以不親師友爲自得且其父兄之教子弟
也固非無師友也然其命之之意殆不過欲其傳句讀
習文詞以求速化之術爾鮮有及乎道學之淵源者而
望其深造自得可乎剡溪周君某天資好善而樂教子
弟嘗命工製先聖十哲坐象及列畫七十二子爲一堂
卽家塾而欽奉之又親筆而詔其子孫曰親師友之淵
源噫公之爲家訓過人一等矣其後諸孫日益長師友
日益親淵源日益叩而事業日益脩推其緒餘以事進
取有隸天子學登鄉賢書擢進士第者凡數人餘皆以
學問自立而其進未艾由是剡之學者推周氏爲盛蓋
本於公一言之訓而得師友淵源之力焉某與公之孫
世修同舍上庠遂獲登公之堂而觀其遺迹時公化去
已二載矣公長子仁泣謂某曰吾先子手澤在是吾懼
不能繼志又慮諸子若孫或懈而弗遵以深吾罪子幸
不吾鄙辱臨茲館又辱與吾兒游幸爲我名其堂且記
其事某辭鄙陋不獲因采公語以名之并書其大畧俾
後人毋忘賢祖之遺訓焉紹興癸酉四月日記

細論堂記

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主人與客日飲文字於其間紹興癸酉予與其徒數人游剡溪客於主人之館登是堂而陪芳尊者屢矣主人曰客爲我名之予因誦杜少陵憶李謫仙詩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顧謂主人曰君游太學且十年筆硯之交滿天下然尊酒論文之時少而江東渭北之日多當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之夕把杯邀月而月不能言俯地見影而影不與君語雖有胸中萬卷書將誰與論乎予與君爲八年同舍之舊而不見者已五年矣况君之所欲見者不止於予而所不得見者蓋有不止於五年之久者焉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謂五年者能有幾而會合如此之難思之寧不慨然耶君不予鄙而以論文見招者亦五年矣予方奪於憂患而困於貧賤雖屢勤魚雁之書而久違雞黍之約今乃不憚數百里遠訪君於雪深興盡之故溪獲重上君子堂對酒尊而共燈燭又幸坐中之客無薰蕕之不同相與論文固有不可已者然予學淺識陋尤怯於文字之論他日博雅君子如李杜輩過君之門而登君之堂君當設醴而與之細論可也予欲采杜詩斷章而名之曰細論君以爲何如主人曰善遂書之四月日記

綠畫軒記

出簫峯西南二十里有山遠引若虹霓之狀故俗謂之霓山樂安孫君之居得霓山之勝峰巒奇偉林麓靜深有泉發於其下可飲可灌於是枕山而立棟宇因流而蓄池沼結軒嚮明收拾景象軒之外有嘉木數株修竹千挺蒼鬱蒼翠嬋娟瀟灑播爲踈林舒爲濃陰舞清風搖蒼烟影明月漏山光之窈窕蔭碧沼之漣漪禽鳥宅其幽龜魚息其陰左右青山環合映帶藍黛之色與天連碧四時不凋眼界常青望之宛然如在圖畫中蓋此軒之佳致也主人與客日飲於其間寒光入座秀色可掬明瑩杯盤冷襲襟宇魂清氣爽深杯不能發其醉情舒興遠高歌不能寫其逸觀者在旁疑其壺觴几席皆圖畫中物賓主僕從皆圖畫中人也

有客醉茲軒嘗陪主人之清尊覽景物之幽奇寓之於目得之於心有若不能忘者主人曰客爲我名之客曰予嘗讀韓退之南山詩有濃綠畫新就之句愛其清新峭拔恨斯境之莫見今此軒之秀庶幾其髣髴舉其語而名之可乎主人曰可客爲吾記之客曰軒宇景物之大槩四時朝暮之氣象生縮一幅可得而畫也濃綠之句可采而名也若夫清風一來披雲拂玉天籟之奇非絲非竹雖神工妙手有莫得而模寫博物辯口亦不能形容也予將何言

巖松記

野人有以巖松至梅溪者異質叢生根於拳石茂焉匪

孤森焉匪喬柏葉檜身而松氣象焉藏叅天覆地之意於盈握間亦草木之英奇者予頗愛之植以瓦盆置之小成室稽古之暇寓陶先生鄭先生之趣焉是日與同舍飲茗談故事因共觀之咸有欣得之色予曰有能賞之以言者予不敢吝俄篇章爭先而並至皆佳作也予不暇品第之莫知所贈因徙至於會趣堂與八齋之衆共之且告之曰諸友講於斯食於斯游息於斯茲松也常在眼焉奚必几案間然後爲吾物哉雖然是松之意不可不知也岩產質松肖形諸友不凡之姿也青青之色凌傲霜雪諸友歲寒之心也鬱密輪囷若偃若伸爪距奮而鱗鬣生諸友變化之象也今日之觀豈曰玩物而已哉唐人之詩曰勗君青松心予於諸友亦云紹興辛未四月晦日記

觀水記

梅溪之南有巨浸焉會一原之水而東歸者也俗曰前溪時惟孟秋淫潦踰浹平原出水會天色少霽吾徒以觀水告予與之偕涉流而南漫而平田湍而拍岸其狀也如雪飛空如銀沸鎔如熾萬薪而煎九鼎之湯激焉而珠洶焉而雷壯乎哉其不可以形容也顧謂諸友曰孟子稱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諸友今日之觀其有得於水平時同行十有二人李大鼎庚謝鵬臯朋周千里震鄭遜志童侃鄔一惟夏伯虎陳廣予與焉不往者二人

謝與能楊寓庚午七月二十六日記

讀禮堂記

爲士者未嘗不讀書然知真讀書者鮮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鷲翰雖胸中有萬卷身爲行秘書謂之不能讀可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由也孔門高弟號爲有聞豈以書爲不足讀耶必時人有能讀而不能行者與不讀同蓋有激而云然由之言非所以爲訓故夫子疾之書之難讀者莫如喪葬之禮非難讀也不素讀也爲人子者親方在堂諱聞不祥之言兒時入小學從句讀之師誦十八章之經至親喪章則或置而不授少長讀禮記凡喪葬之篇則掩卷而不忍讀一旦遭荒迷之變魯然不知有直情徑行者矣豈復知品節斯斯之謂耶聖人著之禮經以詔人子曰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非徒讀之正欲使之尊所聞行所知賢智者不至於過愚不肖勉強而跂及焉莆田蔣君元肅好古而能文於書無所不讀喜親之享年而榮其生封也名堂曰蘊仁鄉黨歆豔之其執親之喪也又名堂曰讀禮養生喪死無憾可謂知真讀書矣昔吾夫子語門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子思習聞家學以禮葬親四方於是乎觀焉滕文公問禮於孟子行三年之喪於戰國禮廢之時而弔者大悅禮之不可已也如此元肅於禮旣飽讀而躬行之又以是而教學者南方

多士其有立於禮乎然禮雜出於諸儒之手未必皆合
聖人制作之意元肅既講習討論之宜削其不合者使
禮記爲全經斯有功於名教矣豈止誦讀云乎哉乾道
六年三月東嘉王某記

夢菴記

夢者誠之所形也高宗形於得賢仲尼形於見聖莊周
形於化蝶楊雄形於吐鳳范式形於葬友夢之小大雖
不同其爲誠之所形則一也仙居陳君勉卿執親喪如
禮以孝稱于鄉初求佳城未獲寢食弗遑一夕夢侍其
親遊於睦溪之原指其處以語之明日訪焉果得其地
十八吉之遂畢窀穸因築菴以守以夢名之志其所以
得也某辱與君之弟文卿游上庠爲同舍生又與君之
子三省遊於剡三省以夢菴之事語予且求文以記予
謂觀人之術不必驗之行事因其誠之所形亦足知其
大畧高宗可以知其賢孔子可以知其聖莊周可以知
其達楊雄可以知其文范式可以知其義陳君之夢可
以知其孝矣彼有夢屍得官夢穢得財心之所念者果
何事夢之所見者果何物耶與陳君之夢固有間矣

追遠亭記

儒與墨其道本相爲用故世謂之孔墨然先師孟子獨
艷然闢之以爲無親何也蓋二家皆尚儉儒儉於其身
而厚其親墨氏身親俱儉焉儒治喪以厚墨治喪以薄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四
儒謂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又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墨氏乃以薄爲其道宜其得罪於名教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而曾子遊孔門以孝稱夫子爲參作經其末章有曰卜其宅兆而安居之爲之宗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參發明夫子之意而爲之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伋又廣曾子之意而爲之言曰喪三日而殮三月而葬凡附於身與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行其所學於師者盡棺槨衣衾之美以葬親富踰於前而葬亦踰於前其闢夷子之言足以爲萬世人子之法師友淵源得有所自也吾徒萬中年少而好學居家以孝謹稱其喪祖母氏也能竭力以佐父其奉窀穸之事得吉地於黃輿之原以爲藏室極其工力而不計其費又築亭於墓前以饗之名曰追遠將葬來告於予曰大事有日亭無文以記之敢請予曰子孝以事親而厚其所逮事用孟子不儉之訓以治喪又采曾子追遠之語以名亭將不忘於春秋之享子之存心如是之厚謂子非儒者流可乎予敢以荒迷蕪陋辭耶於是乎書紹興辛未十月日記

舫齋記

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特縉紳坐斯患也雖出世之士亦然佛之徒本逃名晦身若無意於世者然世之善知識

其道學有餘可以淑諸人應緣而出有不能自己者其間好進之徒怵於利欲往往賄以求進老而不休訟而不去者蓋紛如也惟壽昌淨慧師則不然師少游錫異方潛心佛隴志識學問出人一頭業成而還爲緇林所推服始傳教於永嘉之開元再傳於福聖旣而以疾求還故山佳壽昌教院凡若干載年愈尊德愈隆道俗愈歸重然而未嘗一日不以退居養老爲懷世緣挽之而莫能自脫也某與師有二十年之舊一日訪師而師已獲遂其退老之志居所謂舫齋者欣然見顏色問指是齋謂某曰子爲我記之某曰師昔嘗乘無量大法舫游無邊大海中出大誓願力濟百億萬大衆矣今茲舫也其形模似矣然而闔焉而不能浮靜焉而不能濟隘焉而不能容師獨善其身可也如衆生何師笑曰吾昔乘法舫而游人以爲無量也吾不知其爲大今吾卽是舫以居也人以爲不能容也吾不知其爲小且夫迹有去住而道無去住形有大小而法無小大身之進退迹也舫之大小形也吾出而化億萬衆於人世間者以無形之舫行無量之法爾退而寄老病之身於故廬者假有形之舫藏無量之法也將使夫聞而化者無貪於得無嗔於不得無癡於必求其所欲得又焉有賄而求進老而不休訟而不去也如子之所謂乎然則吾之退也未嘗無教化也茲舫雖小孰謂其非無量無邊法具乎某

媿其言退而記之紹興乙亥三月日記

雁蕩山壽聖白岩院記

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山名雁蕩最爲造物所惜秘於萬古而顯於本朝山中絕境皆廬於佛子開闢經營必其徒之有道力者驅龍蛇虎豹魑魅魍魎而有之權輿數椽侵尋萬柱如全了之菴於芙蓉今爲能仁行亮谷於安禪今爲靈巖文吉菴于碧霄今爲靈峰是也山之丙外招提無慮二十餘所問其經始與廢而復興無非有道力者焉山之東有嶺曰謝公世傳靈運好遊山而不知有雁蕩轔屐窮幽至此而返去嶺而北若干里有山曰白岩水曰仙谿去岩而北若干里有王子晉仙橋子

晉遺蹟在吾州者三一在永嘉二在樂清茲其一也壽聖院在白岩之下峰聳而奇水清而駛松竹蔚然而深蓋諾矩羅駐錫王子晉飛仙謝康樂登臨嘯咏之所宜幽人逸士逃名晦身脩真學道者徜徉乎其間也院創於唐會昌四年至明年廢又明年復興初曰仙谿白岩院至大宋治平四年十月始賜壽聖額宣和三年燎於魔寇院僧元象憫之草創殿閣塑像貌以奉香火歲久寢壞僧子親慨然曰茲山吾祖潘氏所捨殿與像吾師所建也其可坐眤而隳之耶於是糾同志募衆緣出力以成就之寶殿巍然輪奐飛觀者咸會歡喜讚嘆工未畢會傳教於邑之七寶雙峰二院其徒文表住是山

遂卒其事而道場爲之一新嗚呼僧子親者真可謂具道力有功於其教者矣

雁蕩山本覺院殿記

有僧景暹來自雁蕩袖前傳法能仁宣公與傳法靈岩行公書求余文記本覺院殿余延之坐贈以詩辭不能記暹曰宣公年踰九十有名行緇林推重爲老禪今退居是山足以重吾徒行公蜀僧傳心印於名師與賢士大夫游且能詩嘗受知於君某以二禪師之命故來願勿辭余善其言遂諾之院舊名延唐而不知其開山之始嘗廢于會昌至乾寧二年復興增額曰乾寧延唐我宋有天下元年改賜今名院在雁山之東隅住以甲祥符延禧間僧友忠南遊五羊得天竺國貝葉梵書以歸至今猶存釋家舊殿建於元豐初歲久垂壞日者以山門不振咎其基之不吉暹出願力募財鳩工垂二十年以紹興戊寅秋九月易地而遷之棟宇鼎新金碧照輝用力孔艱迄乃有成可嘉也已詞曰

雁蕩之陽 延唐道場 毀于會昌 起廢乾寧

我宋龍興 本覺是名 先民不作 金仙斯覺

呂覺後覺 山中老禪 出世應緣 亦覺之先

咨爾釋子 潛心宗旨 不覺不已 忠得貝書

暹興殿廬 亦覺之徒 殿廬旣周 勿怠薰修

同國戚休 唐祚旣遷 我宋是延 億萬斯年

妙果院藏記

紹興戊寅春潛澗寶印師傳天台教於永嘉妙果院未幾有尼文贊來施寶藏直萬金緇素咸悅潛澗師走介致書於越命某記之某嘗聞吾儒中有二大善知識曰東坡居士曰王荆公俱以文章名世然其道不同終身不相悅及東坡記聖相藏荆公深嘆服之蓋二公俱深於佛故能賞音作者之手識者之眼不可相掩也如此某書生也於佛學素否通曉其將何說以發揚之然於潛澗爲猶子義不可辭抑嘗聞佛之爲教矣其說惡貪而喜施與吾儒同然其徒多好人之施而不能自施失佛之意遠甚今是尼也富於財積而能散生平植福之施動以千緡計又罄衣鉢以製是藏百寶粧嚴極其工巧卒不自有而歸之妙果可謂善施得佛之遺意矣然施易爾不妄施難是藏之成也求之者多咸莫之施妙果不求而藏自來可謂能具眼矣茲爲可書偈曰

壯哉古東嘉 妙果宅其西 老宿山中來

應緣傳妙法 有尼號員淨 香火廬松楸

衣鉢抽萬金 造次大寶藏 經文浩卷軸

一一刺血書 用報父母恩 普及一切衆

神光屢發現 遍地生金星 至誠感幽冥

觀者咸贊嘆 忽發喜捨心 願歸諸妙果

法師慧業就 寶藏來證明 所施以其人

是能其道眼 圓淨施寶藏 道心益員淨
 况施於妙果 因果宜無窮 妙果得寶藏
 道場日益振 大作諸佛事 廣結諸因緣
 須彌一轉間 功德無邊量 轉轉無已時
 功德亦如是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四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五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鉉人岸重編

邑後學貢生金 輝康年校

行狀

東平萬府君行狀

君諱世延字叔永世為溫之樂清人曾大父惟監大父
 周父鴻皆晦德不仕君幼警悟敏記誦初屬文思捷而
 佳為師友所奇年十四而孤奉母謹甚處家事若成人
 舍法中游郡庠業修行飭蔚為善士宣和間邑大夫興
 鄉校以鄉先生鄭君邦彥主之鄭學術淵粹為時名儒
 從之游者以百數君一日謁同志會其課諸生戲即其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五
題涉筆而就鄭見之撫几嘆曰之人詞藻如是一第唾
手取爾然君以兄弟終鮮志顓甘旨訖不事進取抱才
不試鄉人惜之性寬博與物無忤尤善宗族每先其急
難遇長幼慈愛均壹無纖芥嫌隙族衆多間有違言君
周旋其間開釋以理衆皆媿服協比如初由是闔族內
外咸欽而愛之稱爲長者善治生蓄而能散親故有不
振者每綱紀其家其弟子有美質困不能自業給飲食
師資費以教之處女貧無以歸躬爲擇配匱而遣者凡
數人居之左右細民婁族資衣食埋葬者數十家緇素
叩門隨所謁而獲者叵計歲凶廩飢每爲富室倡敕具
以館賓席無虛日也篤於教子嘗葺屋數楹積書其間
厚禮以致名師訓督點竄之勞率分其半長子庚最美
才始冠游太學君勉之以詩曰莫放山麝簣終教井及
泉庚益自勵果優中攷選連預薦書屢爲多士先聲譽
籍籍用上舍免省登進士科次子庠亦以妙齡預鄉貢
萬氏以絃誦先里閈歷四世儒冠益盛業賢關舉進士
者數人登科第自庚始樂清自舍法罷閱二十年無舉
于鄉者里巷靳之邑人復取鄉貢自庠始先是監察御
史睢陽李君藹扈駕南巡聞君有鄉譽訪其居名其軒
曰必大且賦詩極言之至是二子俱有成人以爲榮咸
謂君種德樂教之報且嘉李之先知君夙有喘疾晚歲
彌劇瀕死語不亂巍坐正色而卒實紹興甲戌十月二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五
二十
十有三日也年五十有八鄉里聞訃無不傷嗟初娶孫氏先君二十四年而卒繼室以趙氏子六人庚左廸功郎處州縉雲尉次曰庠曰麋曰廓曰庶曰唐孫男三女二庚與庠旣以儒學名家餘皆服義方其進未量鄉人以君有陰德且多男子比之燕山竇氏恨其不足於壽不獲盡見云君仁而好施志於濟衆者未艾也嘗割膏腴三十畝儲其入以濟親戚之貧者死之歲語諸子曰吾爲是恨未廣自是而後宜資其入歲一易之庶幾悉周且枚舉其所當與者家之西距大江實爲要津勢湍而惡涉者病之君叔祖東平先生始傾家資跨江爲橋濟人于險垂六十年往來蒙其利俄一夕燼于火東平子主簿君欲新之未遂而卒君毅然以橋爲任然事艱役鉅旣捐已資以半其費又經營其餘於鄉黨間以佐之橋成有日矣而君臥病彌歲屬續語不及他顧謂諸子吾以橋累若等矣諸子涕泣請繼志領而瞑君雖早厭塲屋未嘗廢書每開卷意有所會必標識以謹不忘所爲詩文雖不多皆平淡造理峻潔可愛尤屬意於簡翰雖貽子弟不率然作也卒之又明年諸孤卜以春正月十有九日葬于岐山之陰泣血相謂曰吾父爲善人君子稱于鄉其潛德有足書者將乞銘于薦紳先生以永厥垂宜得知其詳者狀而授之庶乎其不誣以屬某某萬出也每登門辱顧爲厚且與庚同舍上庠又獲與

諸子游益知其詳而不誣者雖蕪陋其何敢辭謹狀

張府君行狀

君諱端弼字廷直姓張氏溫之樂清人曾祖迪祖孜父
瑀世蓄潛德不慕祿仕君資俊邁好學問慷慨喜議論
敦尚氣節偉然男子也舍法行肄業泮宮月書歲攷累
成優校以行藝職學事領袖諸生擘擘有聲浸尋於仕
塗矣會更科學子解散君歎曰仕與養不能兩全浩然
懷歸奉二親以孝聞初先業頗廣重以兵火業浸微君
通材經畫有條未幾生事大振富甲鄉邑然雅重義槩
耻爲俗子富務周旋宗族親舊有以窘告濟之無難色
邑學再建與出財力居多仍率先割膏腴以養士每歲
之春發廩以賑窮民質貸踰年不取其息有負債者多
折券不復問性樂善里人有登第者喜如已得閔其貧
每資給之雖萬金不吝也好賓客坐席常滿極飲不倦
杯行健語笑年雖及而銳氣不衰所居地爲邑之屬鎮
間有不逞曹聚謹譟君凡諭以理有不肅者張目掀髯
厲聲叱之咸股栗畏避威不以勢人尤難之喜教子姪
命師友必以賢答以殊禮闢廬舍規模宏壯或謂君有
令名何室之美曰吾非以自奉也爲他日子孫容車馬
會食客之地爾其心期如此養高閣閑足不及州縣未
嘗以姓名干典謁汙訟牒士論臚之聞有巧造請捷奔
走無日不數于公門者心鄙薄之常舉爲後生戒晚景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五
益曠達不以財利經心見爲善者喜見顏間譽而勉之
以親志好佛二弟俱從空門學爲飯萬僧開義井以佈
善云疇昔少有疾預知死期一夕牡丹冬開人以爲祥
君謂花非其時對之悵然賦詩見意既而感疾朋舊問
之談笑如平時俄盥手正衣冠偃卧而逝實紹興二十
四年十二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子二人攄挺皆業
儒女三人長歸進士宋翰餘未嫁君挾所負氣蓋一時
俛首田園非其志也每觸事感慨興懷學有經術尤邃
于易少以事進取旣蓄而不施行所學于家處利害得
喪之際裕如也識者謂其諳幾深之理好商確文史工
詩章語逸意新有作者風君於鄉黨爲前輩某初稔其

名未之識也一日過柳川遇焉不以後進見鄙欣然命
舟同泛而歸旣登堂獲奉文字飲于顧遇不薄矣君沒
之明年諸孤十以上二月十一日葬于里之桂峯祖塋
之側長子攄以書來告曰子于吾先君有一日之雅宜
狀其行吾將乞銘於立言君子以藏諸幽以垂諸不朽
某謝非人至於三不獲命遂采諸鄉評編而次之謹狀

賈府君行狀

公諱如訥字元辯其先福州長溪人五世祖徙溫之樂
清曾祖皓祖靖父夔皆有潛德不仕公溫雅愷悌持重
寡言爲兒時巖若成人十二歲而孤事後母至孝撫育
弟娣恩意均壹母病涕泣嘗藥及卒執喪如禮伯母錢

性嚴子姪有過必痛繩之公善承順未嘗忤意在諸子中最以謹厚稱初伯父弈以絃誦先里閭從兄弟愚如晦俱美才有聲庠序間公尤嗜學每謂弟如石如規曰吾二兄才名如許若等可不自勉耶以身率之故二弟皆力學能自立如規旣冠學益進公勉其游太學且躬任其家事厚資給之務成其志及舉進士捷音至時兄如晦同戰藝公意其俱中喜甚旣而聞其不利鬱鬱不樂賀者方集公卻之曰吾兄親老方藉此以慰其意今見黜何賀我爲人服其不私如規今尉建昌軍廣昌縣以德譽取重縉紳公之教也公善治家井井有法不務兼并而生產日肥性仁慈尤睦宗族見貧者心憫之常發廩以濟每言彼吾宗也吾忍獨溫飽也有尤窘者四族人以膏腴三十畝賑之仍給穀暨牛資其播殖又百畝飯僧徒之往來者及分惠里人之寡者凡割田二頃餘而金穀之惠叵計謁丐踵門必周卹之至解衣以贈其敦宗好施蓋天性也鄉人燕其宗耻以貧賤者與公曰是豈兩姓耶每家宴合疎近長幼貧富均禮舅氏家不振悉力贍之歲時登其門省事如父母去必感泣舅卒厚禮以葬公素友愛兄弟異居非其志當析財命宗人區處未嘗顧視務推遜以化媮俗季感其德義復聚至今樂教子弟屢延致名儒厚其禮終始周旋之喜賓客館無虛日雅不好飲遇賓醉則爲之極歡敦尚禮法

遇人無厚薄必盡恭汎愛鄉黨至所交必擇長者寡嗜
慾不好殺喜與釋子游談無生之理務忘身世不幸嬰
痼疾仁而不壽享年纔四十有二以建炎三年五月九
日卒遺言有私負者悉棄之遠近聞訃無不涕泣娶同
邑陳氏處士景芳之女姿婉淑奉姑以孝謹稱始奩具
頗厚公喜周急而夫人不吝故公得以私田活其宗數
百指陰德在人爲多蓋夫人之助云後公六年而卒年
四十有九男一人曰循以業進士克守家訓與季父同
居幾三十年服勞不憚鄉里難之女一人歸表姪王某
孫二人公與夫人喪久在殯弟縣尉君嘗言吾兄嫂事
吾母盡孝吾當擇地改葬吾母以兄嫂祔焉屢以

得邑之左原其崗維吉躬治墳塋以奉窀穸紹興癸酉
秋循飲泣謂某曰吾將以冬十一月十有七日合葬吾
父母欲丐銘大手筆以發其幽光子盍狀之某不佞獲
以通家子自幼登公門荷知遇不淺及公歿又辱爲子
壻知隱德爲詳嘗訪遺事於故老咸曰公仁者也今無
是人矣某遂撰次所聞俟賢而有文者書之謹狀

周府君行狀

公諱瑜字公寶先世姑蘇人也高祖避五代亂徙居于
剡曾祖荀祖惟父過皆不仕公爲人純厚質直介然能
自立以孝友聞于鄉治家有法遇長幼以禮閨門之內
肅如也宣和中魔寇犯邑人倉遽犇匿公獨擁親柩噉

號聲徹閭里冒兵刃扶護以畢窀穸朝夕悲涕不忍去墓側兇徒相戒曰無驚周孝子賊平卒無恙公喜儒學嘗闢家塾數十楹延四方名士以淑諸孫又製夫子暨十哲坐象畫七十二子於一堂俾崇奉之大書其側曰爾其親師友之淵源就功名之烜赫浹日必設具以集之親究其能否有勵業者喜見顏問面加獎諭冀其成就稍怠情則諄諄戒勅俾之自勉由是咸自力于學紹興庚申秋孫汝士預薦書乙丑歲世修肄籍太學丁卯秋汝士汝能世則聯名鄉薦明年汝士登進士第鄉人榮之公喜周急視飢渴者如己每盛夏分命皂隸當往來之衝烹泉以救暍窮冬集境內飢民施以金穀遇歲歉發廩賑貸命諸子悉寬逋負剡之南有鉅溪實為要津行者病涉公首創浮梁以濟其子繼之至今蒙其利初先君嗜佛公嗣志彌篤凌晨焚香端坐披閱藏經歷四十寒暑手錄因緣幾百卷每以所得語諸子借示勸戒剡有名刹遭兵寇燔毀無餘公割已貲一新其棟宇時私第猶未築家人以為言公曰茲邑人植福之所詎可後耶僧徒德之祠公于佛舍旁欽事以報公又闢別館飯貧士及緇黃之流滋久不厭其樂善好施出于至誠初不求人知而稱道者不容口其見重於人如此公狀貌魁偉見者以為異人自中年鰥居不再娶屏嗜慾務養精神平生未嘗服藥既老顏如嬰兒視聽不衰好

事者爭欲求見以叩養生之術晚苦足疾諸子和藥以進公卻之曰死生命也何以藥爲兒女涕泣以請恻然弗顧會孫壻高世綱以赴調告違公曰吾某月日行矣至期沐浴易衣而坐神色如平時謂諸子曰吾卽行若輩宜自勉言畢奄然而逝實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有六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公薄于世利初以勤儉自守不廣貲產自諸子旣壯悉以家事付之積數年富甲一邑公視之恬然不以經意晚景門闌益盛身壽康甯每歲旦暨誕辰讌坐高堂子孫誦誦環列戲綵甥壻無慮數十人爭先爲壽剡中以周氏爲慶門言五福者以公爲備公娶里人孫氏先公三十二年卒男三人長仁承

節郎次侁承信郎婺州永康縣監酒稅後公一年卒季億先公七年卒女四人長適同邑吳宗次適劉陞次適房先厚次適過諤其夫皆早死諸女孀居終不改志男孫九人世光汝賢汝士左從政郎汝弼早卒世修汝能世則汝礪世南皆業儒女孫六人長適同邑進士盛十次適泰州助教過煥次適成忠郎通州支塩高世綱次適進士商汝霖次適右廸功郎徐與夔次適右修職郎潭州醴陵縣尉姚寔曾男孫十有二人曰之元之純之文之綱之彥之茂之奇之翰之才之望之邵之美曾女孫十有二人長適進士史之才次適左廸功郎明州慈溪縣主簿陳嘉善餘尚幼某無似獲與公之孫世修同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五
舍上庠道出剡溪嘗登公堂獲承警欬之餘他日再至而公逝矣癸酉秋公長子仁移書謂某曰吾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吾父于邑之方山鄉馬鞍山之原附先夫人之隴也子辱與吾兒游知其生平之詳願狀其行吾將乞銘于士大夫以藏諸幽某辭鄙陋不獲謹撰次所聞如右謹狀

潛澗巖閣梨塔銘

師諱處巖字伯威姓賈氏溫州樂清人也父靖居鄉以長者稱母萬方娠一夕夢黑龍自天躍而下俄化爲道人入其家及產師有異相幼警悟不凡經史過目輒成誦舅東平先生規邑之名儒也試以對隨口應答大奇之少長忽不如輩母強之卒不從一日游精舍歸白其母曰兒蔬食居俗非所宜願出家學佛惟夫人割愛遂往里之明慶院禮僧知性爲師旣落髮受具游歷郡刹初學律未幾習天台教觀慨然嘆曰吾邦僻在海隅見聞不廣遂之錢塘依南屏臻公聽天台大部光明法華諸經時學者尚編錄務相詰難師聽法罷端然默坐同輩問之發明師說了無遺悞因謂之曰文字分別馳騁法相吾不能爲遂遠游禪林訪先輩老宿叩擊玄旨師志節高學識超邁杖錫所至道眼相契爲多會有以座首命之者師曰吾宅心名利外冀逍遙自適詎能爲人役耶於是西游帝都觀伊洛南周旋江淮間凡名山水叢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五
林巨剝靡不至時道潛思聰二僧與東坡居士游聲名籍甚咸與師善數以篇章往來師博學詩文尤典重且工書有晉宋法或勸以所作謁縉紳求知已師笑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故終身不以一字干謁識者高之元祐間還永嘉寓淨光大雲開元諸寺其徒翕然歸之扣門請益者屢相躡也師訓以本業外復以詩書子史導之凡經指授者咸見頭角時開元建護國天王殿命師作記文辭雄偉太守范公見之稱歎良久命刻石行于世元符初歸故山誅茅結廬循除蓄流自號潛澗賦詩鼓琴以自娛有古人林下風師有辨長于講釋鄉里巨室欲屈師講經莫能

致因具法筵集廣衆預設巍座俟師至與衆迫之師匆遽就席闡揚奧旨緣飾以文音吐鴻亮聽者驚悅明慶自創業幾七百年無文蹟可攷師首爲撰記并書之時稱二絕郡守張公平聞其名以禮致之躬受楞嚴大義初以僧正命師又命主禪席皆力辭之每詣府手提一筇未嘗肩輿人以師爲府座所厚因屬以事師正色峻拒府政有不利于民者委曲以告守改容聽之瑞安令呂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邂逅師喜甚與俱還邑築庵于廳治後園命師居之爲留三宿而去邑令丁公湛每訪師談道終日忘返晚景絕人事惟精脩淨業喜諷誦楞嚴圓覺維摩光明法華等經精熟如流靜夜孤坐焚香

宋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五
暗誦琅琅之聲出于林表嘗手書法華光明二經以報
母德又書華嚴經八十卷首末不懈字法益工弟子宗
要游學姑蘇俄以書督其歸未幾師得疾遽終政和王
辰正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四僧臘十九至三月闍
得舍利數百顆明瑩如珠明年九月植塔于故廬之
後以遺骨并舍利葬焉師於佛學無不通曉尤深于禪
而接物以教故以闍梨著名平生製述甚多藁隨毀失
圓寂後弟子收拾遺文編成二卷人有得其片紙皆寶
藏之其文翰見重于人如此弟子宗要師號寶印傳天
台教住永嘉之妙果克世其業法孫德純亦傳法于溫
之龍翔某大母氏師之同母姊也寶印師蓋某之叔父
師歿之歲而某始生自見時稔聞德名恨不迨見今四
十餘載矣始獲以叔父之命銘師之塔不敢以鄙陋辭
銘曰
師之道儒律禪教咸臻其要師之技歌詩文翰咸極
其致師之節公卿大夫不屈而謁師之訓子傳教觀
孫傳心印師之廬左琴右書山高澗迺師之塔明珠
遺骨千古不滅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五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十六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銓人岸重編

邑後學庠生朱 統琢玉校

誌銘

周承奉墓誌銘

予游太學與周君懋為同舍生明年同擢進士第又明年予為東諸侯客周自婺州來訪焉不見蓋五年矣予再仕再去國周宦游歸故鄉走書數百里以先承奉公之訃來告又以三山林君岳之狀丐予銘予流涕讀之不敢辭公諱某字純臣婺州義烏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晦迹不仕公孩提喪母少長聞之哀慕如成人

事父及繼母以孝稱撫幼弟教而室之身任家事不私有其財同居五十年無間言人以為難教子姪尤力子懋肄業上庠歲一往必戒之曰母怠而修懋遵誨教不懈益勤丁丑春射策遂登甲科姪憲踵與薦書鄉人榮之懋教授邵武待公以行公諄諄然以職事勉之教授君溫厚長者待諸生以誠寓教誨於色笑間不嚴而勸秩滿咸惜其去義方力也紹興天子上長樂宮壽官及高年公授右承務郎致仕今天子嗣位轉承奉郎人謂積善之報隆興元年六月庚申卒享年七十有一以十月乙酉葬於邑之鳳林鄉長塘原娶劉氏與公同年生賢淑稱之今無恙男一人即教授也女二人歸進士樓

世南楊與孫男四人伯奮仲堪叔獻仲熊孫女二人長許嫁何某次尚幼公姿魁碩為人質直通曉世務行於財而好施急親戚故舊之貧者與鄉黨鄰里歲歉而艱食者棄逋負廣津梁崇釋氏以植福為尤多勞於治生而能自佚於谿山杖屨賓客游從壺觴博奕間性友愛會弟先卒病遂劇有唾壺常以自隨一夕命家人亟去之曰吾行矣奚用此為已而果然嗚呼宇宙一壺也形骸涕唾耳寓形於宇宙之壺而日與窮達榮悴利害是非毀譽之境接真耶妄耶吾於公不怛化之際竊有取焉銘曰

周出於姬

實為著姓

烏

一門

蔚有餘慶

公於孝友 匪習而性 必謂之學 是亦爲政
天報以子 且及其身 子蜚令名 身亦逢辰
化不吾怛 歸復其真 斲石銘幽 以詔後人

何提刑墓誌銘

永嘉自元祐以來士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胷臆不蹈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詞醇味長嚮令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停蓄波瀾日肆至建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舍人何公又其卓然者歟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爲溫人曾祖某祖某皆潛德不耀父某累贈奉直大夫妣王氏封太宜人公姿穎異眉宇秀整頤而長身兒時強記覽落筆語驚人嘗

賦松柏後彫志趣不凡識者期以遠到擢進士乙科調秀州司戶叅軍未赴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勅令所刪定官書成改承奉郎遷秘書省正字時秘閣初建登瀛皆極選公翺翔其間讀異書見聞益博丁母憂服除復舊職以言罷通判池州歲饑公攝郡事發廩以濟有以專職諫者公曰以此獲譴所甘心焉爲粥以待于路病者藥之人由是免流移饑而不害秩滿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司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初秦氏盜權以國事讎殺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怒人怨公爲書生時嘗客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見以物議洵洵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人校是非公曰天

之心卽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大銜之臺諫承風摺以他故至是再黜久之除添差通判處州公以才進譽藉甚自樞屬攝從班兼數職光顯于朝去不以罪且下佐小州士論屈之公以近鄉自賀無幾微愠色君子謂其得大雅之明哲太守某聞其賢以郡事諉之公旣得厥職剔蠹鋤梗郡遂大治俗生子多不舉公重賞嚴禁飭保伍諭以天性所活叵計除浙東叅議官改提舉湖北常平茶監事湖北產茶病私鬻江西惡少越境羣至數以千百相挺爲盜村落間戶閉白晝公憂之乃與憲司謀以戍兵三千隸盜賊司分布要衝以遏之盜販者息民賴以安徙知嘉州嘉遠王都吏橫而肆訟謀紛委

率出入其手公至立訟者于庭俾自供曉以曲直悔過者隨遣之不悛則懲以笞罰訟由是簡犴獄屢空罷行估不一毫市於民去之日闔境交送攜扶填擁至不得行有然香於臂以祝者且曰自有漢嘉無此賢使君祠於佛舍至今奉之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四川省類試有請託暗記傳義之弊朝廷擇清德重望士以董之差公充監試官公措畫有方內外嚴密纖介不通前弊盡革時號公選明年廷對蜀士果多巍科廟學歲久而壞像貌黝剝易而新之植嘉木增養士員頌之者以比文翁除知夔州未至改潼川路提點刑獄行部至合州有重囚衣鮮潔而械有塵垢公親鞫之情得乃縣吏受賕釋

其械遂竟其奸且申明縣吏行常祿雖枉法而罪不重故獄多寃濫乞自縣吏掌獄者亦重祿朝廷從之尉尉利盜賊殺匿者以滅口而以病死聞公疑而詰之尉色動猝赴獄果自伏人以為神明監司歲薦舉劫於有力不得如已志公獨記姓名壁間疏臧否於下有狀不待請而舉由是孤寒皆蒙識拔奔競少衰就差轉運副使再監類試院乾道二年召赴行在除金部郎中公久患臂弱至是寢劇力丐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以四年三月某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有三階朝散大夫公為人謙恭樂易持心近厚不為崖異行善諧諛然未嘗忤物儉於自奉澣衣菲食以終其身通守兩州不按臨屬

邑五持使節所過州縣止數輩人不知其為使者每謝卻厨傳吏以例冊言公曰吾知奉法而已何以例為專以憂民為心治尚不擾故所至可紀有古循吏風故相趙公鼎叅政孫公近皆厚遇之尚書吳公表臣端明張公闡樞使汪公澈皆舉以自代然公既忤權臣迹疎遠十年楚蜀晚方還朝以疾補外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外惜之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且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則能為人為己則兩失之矣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者從事葢非苟知之也善屬文清峻適麗雖倉猝應

用必自已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卷初育於楊氏既登第復令姓嫁楊氏女立其後擇師以教之買田以贍其家娶卍氏故左司鐸之妹子三人長端木將仕郎孝而能文先公三年卒次東里次少連女一人孫男二人曰鏞曰某東里鏞皆將仕郎以五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吹臺鄉西山瑞鹿院之右公漕成都與大資王公之望善及憲閩王適爲帥後事卒賴之既而移鎮鄉邦又經紀其家某與公同鄉爲晚進慕其名久矣恨未之識及守夔子始通書自蜀名還迂於江滸公驚曰吾以子爲尚年少乃爾老耶一見如故首及論語且授以集解某傳之夔學酌酒郡齋講酬酢公舉觴曰吾不爲世俗祝願子得祠早還故鄉某感其言餞於白帝詩以送之公喪自閩某弔於其家諸孤以墓銘見屬明年冬興化簿葉仲堪以行狀來某受公一日知不敢辭銘曰

賢哉何公邦之傑博通六藝窮館鑄爲已爲人皆自出致身事君耻容悅忠告善道乃見黜施于有政果藝達學道愛人治可述栖栖萬里走輓輒君命名還已白髮陳力下就四七列歲寒不凋出持節命也歟哉遽嬰疾死生晝夜貫以一沒世名稱不磨滅

贈少保王公墓誌

紹興丙寅春某初肄業太學今資政殿大學士叅政王

公爲博士學者咸敬而仰之師道之尊如陽司業衡鑑之精如陸宣公慨然痛革時文之弊一歸於正如昌黎歐陽二先生士有經指授蒙品題者咸見頭角爲時聞人某最不才且晚進亦以舉子之業誤被賞識遇稠人必誦而夸之卒繇舍選竊科第先生獎借成就之力也乾道戊子冬十月某懷清源郡章過三山拜先生於黃堂賜之酒旣半出示所述先少保公世次行實且曰吾欲求有道能言者屬之碑子其人也某懼而避席曰先生誤矣某不摳衣趨隅二紀於茲矣道固未之聞也而言尤不工先生門人弟子滿天下而以是屬謏學小生烏能發揚遺懿之萬一耶力辭至五六卒不獲命明年

秋八月書至自永嘉督益嚴廼卽先生之所述而系之公諱綱字振仲先世閩人徙錢塘開元中旅游漢沔間至襄州穀城樂其風土遂家焉六世祖公達生居能居能生崇遇崇遇生公之曾祖考諱允中有子諱遷於公爲皇祖考生皇考諱文自皇考而上皆隱處不仕皇考以公登朝叅贈朝奉郎今天子卽位之三年求治甚切思用異人得公之子喜甚擢左諫議大夫宣諭江淮入叅大政於是褒其三世贈公之祖考太子太保妣向氏琅邪郡夫人彤氏博平郡夫人贈皇考太子太傅妣黃氏定襄郡夫人贈公少保配張氏襄國夫人王氏世有陰德於鄉里至宮保尤號長者見其容溫然知其爲德

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笞詈人嘗使僕曝麥于塲僕游博舍去雨俄至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恨仲兄役于鄉主郡驛僕盜用官米索之宮保自誣曰使僕者我也兄不與知官吏皆知其不然以宮保執不可奪姑緩其獄一日將致刑忽大赦遂得釋一郡歡呼曰天果不陷善人鄉人有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宮保見之不商其直而售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果如期而至宮保笑曰吾焉用汝女耶爲君償逋耳卒歸之所居去杜母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發怒投張海爲賊導之自均房來欲復仇宮保聞賊至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待賊見其狀貌兇暴之氣頓銷

且素聞其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僧感舊恩見則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力解之不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去賊旣退乃徐出僧至鎮追其徒不及竟無所肆其毒猶子京豪俠任氣使酒而好鬪市有一無賴少年惡之嘗切齒宮保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皆爭曰吾僕使不乏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而盡遂遁去爭者咎之宮保曰吾非不知顧吾姪深惡其人常恐杯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之也常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

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饑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爲之辦棺槨具衣衾士大夫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議者以比漢伏不鬪云臨終戒其子曰欲服人毋蓄賄欲睦族無議財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好甘者館以蜜好安者設以席果守吾言必將有後言畢而逝琅邪夫人生二子宮傳其季也爲人魁梧寬厚行義著於邦族遵宮保之業世其德而不變好學有才華詩筆清麗所與游皆鄉之賢士及時之名卿大夫盛公次仲帥南陽卒於官其子章卜葬於漢南貧不能集事

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爲先人宅兆慨然許之口惟君所擇章旣得卜凡葬所須皆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百指幾歲而不厭其好義皆此類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鄉人服之取以爲法定襄亦嚴明有賢行事皇姑至孝年五十餘抱孫矣猶日親盥饋性無妬忌愛庶孽過於已出宮傳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小大斬斬皆有條理宮傳篤於教子夫人佐之其義方慶善乃鍾於公公幼孝謹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時余公幹鄒公浩皆當世名士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鄒公尤

留心教誘諸生課程其工拙美惡必題數語爲品藻公每蒙賞激遂爲高第舉進士中元符三年丙科授將仕郎延安府法曹參軍宮傳遺之詩有利名場裏持清謹冠蓋叢中寢是非之戒公敬佩焉丁外艱執喪哀毀過甚跣而尋山以葬足爲踣裂服除調慶州司法參軍帥錢公昂高其才而委任之以進築香柏臺神堂九羊堡應副有勞及該八寶赦恩繁循儒林郎有禁卒五人夜踰甕城劫門者衲衣門者凍以死而復活案具當斬公白帥曰一衲直數百錢且變主不死而殺五人情有可矜錢公曰公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畧司則死生在公特筆耳錢公忻然從之獄官怒曰公欲以國法市

陰德耶公不爲動卒皆活之以久去親闈自陳合入支掌資序罷歸授江陵府觀察推官分曹建掾改爲司兵曹事屬貳車虛席公攝事歲餘一府仰辦江陵太府諸司皆在爭以事委公目爲府中一俊常平司檄主管其司事時湖北行方田法主於是司前使者去攝之又按獄湖南獨僉廳行其事公知其法之弊委曲調護利則伸之害則違之又選擇所差官而授以方畧於是方入州而無訟公不自言旣去官後使者白其功于上特循承直郎丁定襄夫人憂扶護北歸哀感行路服除授開封府扶溝縣建雄鎮權府學博士改奉議郎知金州漢陰縣在京西極境治所去利路界十餘里梁雍之民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一
錯襍其間公臨以簡易人甚宜之范公致虛以前執政鎮南陽聞其政聲辟知穰縣辭不行終更屢轉朝散郎賜六品服擬通判濟州未赴以建炎元年十月十一日薨於家享年五十有五公爲人淳質任真不事表襮遇人以一誠喜稱其善有過則面告戒之退無後言平生恬退不妄干進八仕二十八年在官纔十考其除內艱而造朝也盛章爲開封尹權勢震赫以皇考舊恩欲報之公公固不附又嘗欲以妻黨張氏女歸公公拒不受積以爲怨因不被薦已而章敗其客皆坐遠謫公獨不污承祖父之風好施予不蓄資財居官尤廉潔先世雖厚所產至公益貧自漢陰代歸糧食不繼范公宗尹有

詩曰文人古君子清德肖冰玉仕宦三十載一飽猶仰祿驅車向金闕此行何太速家山豈不戀陶令瓶無粟知者以爲實錄其調濟州通判州有田隸西城所巨闢李彥主其事兇焰熾然人曰公必往見之不然且有禍公曰吾甯不調不能屈於此已而果見奪其得倅徽州未出都而金人再犯闕公在圍中官索金銀甚急人多匿不肯輸公劫掠之餘囊有數金悉以送官人勸公少留以爲歸資公曰國家如此吾尚忍有所隱耶二聖旣入金營集百官於秘書省聯名以立張楚公驚涕而出曰始以爲立皇太子若爾吾非所敢知卒不書見者皆爲驚悚篤於風義其釋褐也同時鄉貢之士第與不第

數十人多依公以食貧不能歸者資遣之有風鑿好獎借人物所許予後多顯達范公宗尹爲布衣時年甫及冠公一見期以遠到獎成之其訓子弟造次必以遠大老猶自力觀書以誘迪之聯案共檠夜分不倦襄國夫人聰明修整好讀書聞古今賢人才士之事業則聳然慕之常舉以勉公且以誨其子先公十七年薨公念其賢誓不再醮初公既葬皇考而不宜其地欲改卜未遑也大資政知荆門軍以紹興癸酉正月十四日奉皇考及公之喪葬於故居之東北一里龜山之原各以其夫人祔五子之深之美之珍皆未仕而卒之望卽大資政也今知溫州之彥右承直郎一女適秉義郎歐陽价早

卒孫男十人鏞右從事郎銖右宣義郎鐸右迪功郎錡右修職郎欽右承務郎鑄鑰錫鉞鉛未仕孫女六人一適右從事郎錢慶祖一適右通直郎魏欽弼曾孫淙漢自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獲免者千一往往無噍類獨王氏幾絕而復滋大資政又以儒術文章奮結知明主致身執政爲時重臣初宮保贈制曰清塵美行肩于古人重義輕財化貪息訟州閭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造邦穀城以進士起家自其孫始迨茲萬流澤燾後信可取必君子曰王氏之有後也宜哉德厚者流光天道不可誣也銘曰

王氏之先

自閩徙杭

有唐開元

始家于襄

至無怨公 植德好誼 善積名成 如漢伏氏
宮傳遵之 不懈有加 慶鍾少保 進士起家
小試墨曹 活人惟死 攝官大府 政聲有偉
匪人不附 偽命不污 凜然節義 可激懦夫
天嗇其年 志不克究 不在其身 以昌厥後
果生人傑 早蜚大聲 模範太學 作新諸生
勤勞于外 治最荆蜀 帝日來歸 資爾啟沃
進司言責 入贊政幾 密疏輸忠 而人不知
惟帝知之 大藩是畀 不令而行 德威惟畏
帝念老成 行將相之 先世之褒 奚止於斯
龜山之原 小黃之口 紀德豐碑 有同峴首

杜殿院墓誌

杜陵先生以詩鳴于唐忠不忘君自比稷卨卒窮以死
君子知其必有後先生之子曰宗文宗武宗文之子居
蜀之青神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僖宗時爲諫官禮生
詳詳生晏景福中爲侍御史公侍御史八世孫也又以
諫顯爲宋名臣於少陵有光矣公諱莘老字起莘曾祖
某祖某父某皆潛德不仕而以儒名家父贈右奉議郎
母氏贈恭人公幼不好戲稍長知力學時學者宗臨川
禁蘓氏文公獨誦習有識器重之宕渠守石翼以師禮
致之遂自眉徙焉家恭之江津第進士以地遠親老不
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從之游者益衆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十一
秦檜死魏公良臣參大政公疏云下利病上之良臣薦於上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明年秋七月有星彗於東方公指陳時政之弊時應詔者衆上命後省擇而第之以公爲首進秩一階制曰言尤鯁亮士榮其褒遷勅令所刪定官修書無慮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盡心有疑則反覆奏請同列服其精當遷太常寺簿尋除博士時金欲敗盟疆場無備公因輪對言狀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曰朕知卿忠由是有用公意顯仁皇后崩自南渡後典秩多失至凶禮尤不知有疑義吏皆拱手公輒引古誼從容裁度大斂前一日宰相遽召赴堂曰有旨問含王之制公曰禮院故實所不載

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真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力甚公曰古今無是禮卒正之今上立爲建王討論典禮尤備公丞秘書面對論江淮守備上曰卿言及此憂國深矣權吏部員外郎主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取而鬻之在選數百人無所訴公始命出榜闕以次就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逆亮將寒盟遣使致慢書傳欽宗凶計請割漢地索大臣上決策親征公奏疏贊其決謂金欺天背盟政宜待以不懼因上四事一不限早莫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

宋王忠文公集 卷之十一
三金情雖叵測然宜以時遣使示曲在彼四車駕既謀
順動而留鑰宜擇重臣 此下缺文

劉知縣墓誌銘

永嘉號多士甲於東南劉公全之以重厚長者稱德成
行尊而年與位不稱斂惠一方有蘊莫施君子惜之公
諱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溫之樂清曾祖某祖某咸
有潛德父某贈右承事郎劉在邑爲著姓世衍於財至
承事公易以詩書所交皆一時聞人篤於教子公姿秀
整力學能文未冠有雋聲鄉先生仰公文蔚孫公仲鼇
師友也每見所業必稱嘆許其遠到叔父奉議祖向授
徒于家公與從弟鎮從學以文行爲稱首識者謂劉氏

有子知必大其門公果與叔父偕薦計臺明年同擢進
士第後六年鎮亦登科鄉人榮之目曰三劉公初調台
州臨海尉秩滿丞越之嵎未及考丁父憂終喪注奉州
如臯令改宣教郎知秀州海鹽縣今天子卽位覃恩轉
奉議郎賜銀緋至官未期年丁母太孺人憂歸葬于鄉
會海溢沾濡感疾遂致仕轉承議郎卒年五十六實乾
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公性愷悌爲政務循良飾
以儒雅不求赫赫譽然所至咸有可觀台城之東數里
有泉可釀甯水致諸務歲屢易民病竹木輸公易以石
官私便之初公如浙西道繇嵎遇惡少爲儕務奪掠比
至嚴下令皆讐伏事有便于民力贊令行之不自以爲

功嵬人至今德之如阜土曠少耕者膏腴故壤彌望皆
葦茅公躬阡陌喻民力農墾田數萬餘畝流亾復集初
之官太孺人以老不行公念切謁告迎侍邑人懼其不
來狀于郡及諸司以留公得請於省部行李卽塗老稚
駢擁委曲諭之乃得去及聞其還驩然相賀簿攝邑事
有誣告強劫者輒逮捕繫獄連坐以十數公至得其情
悉縱之按誣者頃之憲臺來詰公不咎攝者或勸直之
不從人益義之進士丁時發者嘗客其館公過闕謂友
人王某曰丁有美才文不俗必高第已而果然海鹽水
害稼被檄檢傷放秋苗數萬斛計貧不能輸者猶十一
請於朝得旨倚閣春饑勸豪右發廩以濟全活者衆民

無資以耕貸於郡給之且欲身任其責境內樂業歲遂
有秋學久廢輟圭租二百斛以倡士感而悅爭輸財以
助之棟宇一新其務敦教化如此故一時諸公咸稱薦
之侍郎劉公岑以先達高自標置少許可其帥淮也將
薦公於朝會罷乃已公美須髯風度尤不淺自謂平生
未嘗知憂與賓客飲必盡懽衆方紛然有所譏議公若
不能言者喜慍不形人莫得而親疎有忤已者怡然不
與校人有善則稱不容口輕財好義務周人之急解衣
指困色無靳遇人有禮雖至賤貧者見之無慢容尤敦
宗好每相過必敕具卽事唱酬日以爲常工文詞典而
有致賦詩句法清勁自成一家字畫端謹如其爲人母

瞿氏以太后八帙恩封太孺人娶瞿氏再娶汪氏皆贈孺人又娶葉氏封孺人皆先卒男三人儼价儀咸習舉子業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林燾次許嫁國學進士賈俟餘幼孫男一人女一人儼等將以四年二月丙申奉公之喪與孺人汪氏葉氏合葬于真如之原求某誌其墓某少與公爲筆硯交辱知最厚公既筮仕某猶困場屋公遇人必借譽然未嘗自言歲戊辰某下第棄舍選不就遇公于武林同渡浙江語其故公曰子有進身路何乃自棄耶力勉之自越還學卒由舍法進公之力也某赴番易公餞別于道逮至夔書問不絕且約會老于鄉明年東歸道聞公訃嗚呼痛哉銘曰

有美君子

溫其如玉

醞藉而文

琢磨以學

施于有政

不猛而循

愛遺四邑

活及萬人

婁郝以來

世稀長者

吾鄉有評

公其人也

天厚其德

胡嗇其年

志不克究

有子以傳

真如之原

歸從先子

陵谷有遷

德名不圯

令人壙誌

令人姓賈氏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真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於我逮事舅姑以孝稱從其夫某宦游於越入仕于朝出守饒夔湖泉四州賢而有助初封恭人再封令人乾道四年十二月十日卒於泉之郡舍享年五十五年九月乙酉葬於左原白

巖祔姑令人萬氏之右男三人聞詩聞禮皆國學生孟
 丙蚤死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男
 孫二人阿夔阿閩女孫二人國娘晉娘敷文閣直學士
 左朝奉郎新知台州軍州事王某誌

今人無識

真吹之風 龍舟未十 其言亦對 謝各不與

天賦其體 斯皆其半 其不交矣 亦予以割

其味以來 皆非其善 吾陳亦時 公其人出

亦其家一 亦其職三 亦其言定 亦其以學

